

80年代 她视觉

春树
张悦然
桃之妖妖
雅良

.....

She's Sight At 80 Era

湖南美术出版社

「唐朝晖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80年代·她视觉/春树等编.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3

I. 8... II. 春...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22149号

80年代—她视觉

主 编: 唐朝晖

作 者: 春树等

责任编辑: 李路明

责任校对: 徐 盾

出版发行: 湖南美术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火焰开发区4片)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70 × 640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0万

印 数: 1⁵5000册

版 次: 2004年2月第1版 2004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7-5356-1940-1/J · 1808

定 价: 26.00元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邮购联系: 0731-4787105 邮 编: 410016

网 址: <http://www.arts-press.com>

电子邮箱: market@arts-press.com

如有倒装、破损、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营销部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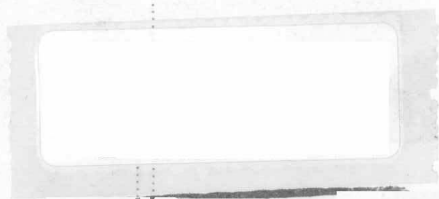
80年代她

视觉

She's Sight At 80 Era

唐朝晖 主编

湖南美术出版社



张悦然

张悦然

洛洛小公主

洛洛小公主

辛唐米娜

丁香女孩 霍艳

丁香女孩 小花

哑孩子

哑孩子

桃之妖妖

雅良

微微妖

彭蕾

叶子

彭蕾

宋可玉

8439

周游天

8439

周嘉宁

周游天

小花

哑孩子

丁香女孩

霍艳

桃之妖妖

辛唐米娜

洛洛小公主

苏德

春树

易子伊

张悦然

蒋方舟

雅良

微微妖

彭蕾

叶子

宋可玉

8439

周游天

周嘉宁

→张悦然

→春树

→蒋方舟

→桃之妖妖

→8439

→苏德

→哑孩子

→霍艳

→洛洛小公主

→彭薇

→宋可玉

→微微妖

→丁香女孩

→小花

→辛唐米娜

→雅良

→叶子

→易子伊

→周嘉宁

→周游天

目录



春树

向着那鲜花去,因为我怕孤独 → 17

我们曾真的青春过 → 19

欢乐 → 22

温暖 → 24

上海像清华 → 26

屋顶上是孩子 → 28

31 ← 从头整理我

33 ← 一分钟的故事片

35 ← 跟记忆相依为命

37 ← 辩一辩不如打一架



蒋方舟



桃之妖妖

没有爱的爱情的梦 → 41

喝嘛王师或者第一口烟 → 45

总有一种虚构让我悲怆起来 → 47

情感专家与 PERCEVAL 对话 → 49

蚂蚁的寓言 → 51

55 ← 谁家的样子



苏德

小田孝亨利及其他 → 65



山上的村庄 → 79

霍艳



91 ← 杨花



很远很远的将来 → 101

洛洛小公主

8439



111 非福时期的非典型性城市生存札记

116 钱局街



彭蕾



生活琐事 → 123

宋可



微微妖

天上人间 → 135

空·锦 → 141



丁香女孩

151 ← 我是淑女吗？

154 ← 我爱卡斯基



小花

魔 → 161



辛唐米娜

177 ← 爱上养宠物狗的男人



雅良

青果 → 189

209 ← 陀螺的倾诉



易子伊



叶子

敬畏自然 → 201

悠道, 狗, 柚子 → 204



周嘉宁

特写 → 215

225 ← 我和武士四郎的大白鸟

228 ← 私奔



张悦然

上帝造的生灵 → 231

达尔文的后裔 → 238



周游天

序

「唐朝晖」

她们生于八〇年代

她们看到了我们没有看见的东西

她们听到了我们没有听到的东西

她们用线条和文字

记录了她们真实的自己

她们长大了。成年了。

人们几乎是在突然之间感觉到八〇年代出生的孩子们长大了，虽然人们还在习惯性地，这些孩子怎么怎么样。

但，现状是：八〇人不再可以让人随便指手画脚。很多“大人们”也意识到应该去真正地深入了解她们飘动的内心世界。

“大人们”试图与八〇人对话交流，尤其是她们的父母和亲人，想了解八〇人，想与她们成为朋友，有话可以说。有些人成功了，有些人彻底地失败。两代人之间出现的不再是简单的代沟问题。而是一系列的生活观念、表达方式、思想行为等来自于内心的差异。

经过三年的准备，我从八〇年代人的文字和线条艺术中进入她们的世界，我听到了看到了她们真实的声音。由此，我尝试着从这些艺术的符号中找出她们的代表性人物。

她们的文章和画，灵动而具有生活的质感。

通过八〇人的作品，不仅可以了解她们的生活，更重要的，我们会进入到一个个色彩缤纷的八〇人世界中。

春树是一个因为“残酷青春”的问题而让广大读者记住她名字的人,她代表着八〇人中属于社会青年、残酷青春、问题女孩和比较张扬个性的类型。春树的日常生活是很北京化的自由人的生活。每次电话找她都是下午,上午她基本上是睡的。她的另一个世界就是网络。给她留言,她肯定会看到。

把她放在第一个,并不是说我们以此问题作为噱头,恰恰相反,我们在读了春树的《北京娃娃》《长达半日的欢乐》这两个青春文本之后,再来读她这里的几篇随笔,可以感受到一个更加真实的春树,和更加本质的八〇人。

春树在这里真实地表现着今天的春树。

我现在很像隐居。不再像从前一般热血沸腾。

人是需要机缘的,让命运来决定我下一步会做什么吧,在命运需要我的时候,我不可能不挺身而出。

春树

蒋方舟在八〇人这批写作者中,属于年龄比较小的一个,她是1989年10月出生的,她的成长性格有一点沾九〇人时代的边了。她在八〇人中,属于那种搞笑幽默型,有一点像周星驰的搞笑。因为她太年轻,所以我们之间的很多次联系都是通过她的母亲尚爱兰。

2003年年底,蒋方舟在家,与她聊天,电话那边的她还是可爱的童声。与她的文章一样单纯得可爱,读她的文章可以感觉到阳光,她把自己经历的事情一件件轻轻松松地写出来,不紧不慢,重要的是,她会在轻松中不留痕迹地表达自己每一个可爱的观点。她这里的文章也不长,她文章的颜色是白色和清晨太阳的模样。

地方新闻上经常出现采访小孩的画面,我原先期盼着看到那些中学生惊惶失措,说不出话来挤眉弄眼,旁边还有他的同学大声喊他难听的绰号,结果这种失控画面从来没有出现过。

蒋方舟

“总有一种虚构让我悲怆起来”。用这句话来说桃之妖妖是特别恰当的。

在桃之妖妖的网页上，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她那张迷人的脸，迷人的表情酷酷的。这与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现求学于政法学院多少有点关系。

当今中国的许多文章，尤其是小说，大抵逃不过讲述一个故事的命运。小说是要有故事，但并不是小说就是讲故事。而，桃之妖妖不止在讲故事。

恩恩怨怨和“小资”的情调是很多文章的命运。桃之妖妖的语言有魅力，但她只是在努力用一种自己喜欢的新的方式来完成她的作品。

桃之妖妖，用破碎的生活的场景作为一种符号，暗示某一种生活哲学的观点。那些交代性的连接没有了，只有她想表达的生活观点和场景。她的这种文章可能暂时没有很多的市场。桃之妖妖曾经给我发过一个手机短信，就表达了她自己对市场的担忧。但那些文字愉快地表达了桃之妖妖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她的观点有些时候甚至是直接把读者带到一个完全自我化的现场，没有客套和顾忌，只有尽可能的表达。

桃之妖妖

21 世纪的蚂蚁从来不喜欢思考“为什么”，也懒得去想“怎么做”。闲着就闲着吧。也挺好。反正谁又能说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呢。

8439

1984 年 3 月 9 日出生的 8439，没有获过什么大奖，没有出版过惊人的书，知道她的人只有网络上的小部分人。不久前，8439 给我的邮箱发了篇文章，她没有留任何名字和联系方式，只有一句话：你如果还觉得可以，就回我邮件，我再告诉你我的姓名和地址，我现在武汉一个学校读书。

就这样简单，我暗暗地说了两个字：狂妄。

我读着她的文章，她对现实生活的细腻发掘，让我吃惊，她一一复活着被人们忽视的生活细节，恍惚中，在我们怀疑文章的真实和可能性时，她的哲学暗示和生活中最细微的颤动让我们信服。我一口气读完她的文章。

唐象赶紧把一直放在口袋里的左手拿了出来，和托着六块硬币的右手一齐伸在严十八面前。唐象这时忽然很想吃口香糖。

看完文章我给她回了句话：我喜欢这篇文章。至于原因，我没有说半个字，不是我不想说，我认为对于好的文章，是不能够用几个字几十个字来评说的。后来她告诉我，她叫 8439。

苏德以轻松的笔风进入生活的沉重，底层人的生活在这里体现的是苏德式的自然。没有苦难和痛恨，两个底层小孩用几分钱的快乐成长着，小女孩乔妮更是鲜活在她的舞台里。与她的名字一样，苏德的文章比较中性化。既有重、刚，又有柔和、调皮的本质。

苏德

乔妮居然开始偷偷戴乔太太的乳罩，挺着极细极细的腰杆在我面前晃悠，她说明天晚上乔太太会带她去看阿拉都城马戏团的表演。我摸了摸她的胸，瘪的，而且不会晃，你看乔太太的那两个。

在这里，我几乎与所有的八〇人没有见过面。我们的交流主要是通过文章，她们经常会把自己新写的东西发给我。其余的印象就是偶尔的电话里的交流。

我就收到过哑孩子几次还没有完全改好的第一稿。

她是一个幻想的女孩，她的每一个文字就是一个幻想的精灵。这些灵动的精灵构成了哑孩子的童话世界。

哑孩子

我的村庄还在继续漂流。它从来没有撞到一个海岛或船只上，在我的感觉中整个世界都在极力避免与它相撞，因此为它让出了一条空阔的道路任由它飘荡。

霍艳，一个叙说着自己及与自己有关的人。霍艳，不会断定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件事情怎样，她会说出来人与事的过程。她在文字里没有遮掩地讲叙着喜欢的厌恶的事物。她的日常生活诗意地隐含在事物中。时间的流动，事物的转换，承载着霍艳本身的痛与爱。看她的文章，读者被隐身，聆听着作者所经历的、所感受的。这样的时刻，霍艳的叙说才会通畅。

霍艳

我不需要有人太过注意我的存在，我更希望自己像个隐形人一样穿梭自在，没有人看见我的躯壳，我像蚕蛹一样将它褪去丢弃在不知名的角落，终日祈祷不要被人拾起。

还在洛洛小公主读高中时，我就收到了她的自我介绍，其中有一段话：身体状况不佳，时常往返于学校、家和医院间。我以为是小女孩子的娇气。每次看她的文章，也就是看，没有多想，与她通电话，更是像没这档子事。

11月的一天，我找洛洛小公主有事情，她不在北京的学校，我尝试着打她家里，果然在。她是回家看病的，但明天就可以返校了。

一个经常生病的人，与很少生病的人的心境是完全不同的。至少对于死的理解不同。这样来读洛洛小公主这篇与她自己、朋友，与死亡相关的文章，就更多了一种感动，而不会再联想到矫情。这篇文章让我更好地理解了八〇人。

洛洛小公主

梅子拉着我的手，她保养得很好的手，细嫩而光滑。我很欣慰，梅子她生活得很好，这样就好。

我们不能够说 2002 年下半年的那场“非典”“人类病”是突然的是意外的，我们作为“人”，作为地球、宇宙中的一个生物，我们自己要负责。

把话题拉回来，那次“非典”你在做什么？你是怎样过的，这些重要，更重要的是：你在想什么？

彭蕾想了很多，但她记录写下来的，却没有一个与“非典”相关的词语，她在音乐里说着五月，在温度和太阳下说着五月。

“今天以后的某一天，5 月就会离去，今天以后的某一刻，5 月的左岸就会消失，但我们再也不会停下……再会！”

音乐在继续，然后逐渐慢慢地，慢慢地，隐退，融入黑夜……

5 月，幸福的老太阳

彭蕾

在那段时期，彭蕾作为北大的学生，她回到老家云南。写了极具生活质感的云南的《钱局街》。

微微妖

微微妖是在告诉我们一些事情的，她说话的方式从容，其中不乏阳光下的阴影和颓废的光亮。她的个人喜好和她想说的事情，就在各种情绪化的渲染中道出。

微微妖不是在向某些人叙说。

我喜欢这样单薄明黄的小花瓣，不管是大丛大丛聚集在一起还是独自长在青草山坡上。比如野向日葵啦。

微微妖曾经在网上一度走红。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很少上网了，连邮箱都不怎么看。我看过她很多文章，她在不断地尝试各种可能的写作。

任何一个看了宋可玉照片的人都说，这个男孩子长得蛮帅气的。可，她是女孩子。这一点对于读者来说，并不太重要。

重要的是她在用日记比较真实地表达她自己的事情和观点。每一篇日记的方式是不同的，有时候，因为心情的原因，她故意用“在”字句式开头，用“后来”“再后来”的段落，来与心灵对应。

这是一些日常琐事，我们可以感觉到作者在面对自己的白纸低低暗语，一些突然而至的，又绝对不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说清的事情，在到达宋可玉的头脑中后，随意地记录下来，这就是天赐给自由心灵人的礼物。

后来回家吃了饭，和妈妈讨论了一下早恋的问题，顺便被迫听她老人家讲她和爸爸相识的故事。剪了头发，买了洗发水，于是9点多。这时心情还是不错的。

11点钟，我睡了。

现在的父母大部分是可以讨论的父母。不欢而散比没有任何表情而散要好。

宋可玉

丁香女孩是1980年1月出生的，从并不科学的角度来说，她的气质和生活中，多少有些70年代人的味道在里面。

与丁香女孩建立联系的时候，她已经参加工作了，她的文章经常出现在一些时尚性的刊物中。她的评说和爱情故事文章总让人想到她自己，这可能是由现场感造成的。

但这样的安逸和平静只属于一个人的夜晚，白天的我必须张牙舞爪胼手胝足地出去为生活拼搏，背着大大的包四处奔忙，跑采访。我等待着终有一天，感到累了倦了，需要一个人的怀抱给他停泊和依靠。

丁香女孩

小花的文章氛围有点像她这篇文章的题目《魔》。

她用自谥性的文字和氛围把她看到的那个灵魂的世界描述出来，路上的胡思乱想，与高空无关的眩晕和心虚。

小花用轻盈和缓慢的语言构建着文字世界。

小花

我站起来起来，拉开窗帘。外面的景色很好，植物们刚从梦里醒来，阳光是很诚实的透明。我想也许我应该出去走走了，在一个房间里面呆得太久会做古怪的梦的。

性格豪爽,可以与社会的各个阶层人物打成一片,自由地出入每一种场所,疯狂的舞者,每天的写作者,她的爱情故事绝对可以吸引人。这些印象都可以安放在辛唐米娜的身上。

辛唐米娜

常常在安静的夜里听着窗外夜的声音在文字里痛苦地想像。我承认写作是件痛苦的事,因为需要将自己的一点一滴都呈在盘子里让别人来分享。分享着生活,分享着思想。

雅良

从农村到小城市,到中型城市济南,到今天的北京,雅良一路走来,她从事过多种职业,先后在宾馆、图片社、杂志社等地方打工。生活的沉淀,历练了雅良。

在我编辑此书的同时,我也正在编辑雅良的另一个长篇。我喜欢雅良的作品,是她有一股子不拘束的性格。她特别喜爱当代的装置和行为艺术,她的“文化鞋垫”、“飞着去上班”等作品,受到了艺术界的重视。她从广泛的艺术土地中吸收着各种营养。

我几乎把头埋进了宽大肥硕的裙子里,我感觉不到我的存在,我快要晕了。我想这也许就是触电吧,我的脑子里呈现着他的脸:瘦长,鼻子很高挺,嘴唇圆润,眼睛大而黑,他一直看着前方,似乎并未注意到我的存在。

叶子是我惟一没有通过话的作者,她的很多朋友向我推荐她,找來她的东西一读,果然可以。我就通过她爸爸要了她的稿子。叶子的文章没有当代网络的气息,实在的语言飘动在作者选取的一节节生活境况中,她随意的点评,充满了机智的玩笑。

叶子

清明扫墓。墓地,一片竖着的墓碑上,字有红有黑。有人为了能和亲人葬在一块,已买了坟位,将自己的墓碑整好刻好,只是用红字,等死了以后,再描黑。

易子伊

易子伊理所当然的是这本书里年龄最小的一个,她几乎是出生于80年代的最后一天。童话年龄的易子伊写的童话多了一点与年龄不太相称的沉重。两年前,她的几首诗歌被人传到网上,很多人不相信是一个只有11岁的小女孩写的。这让她感觉很可笑。

这只是一个普通的胡同。四周杂草丛生,还掺杂着几片银杏叶。泥泞的黄泥土几乎没有人的足迹——这也难怪,这里只住着老人一户人家。

张悦然心智的成熟使她的综合素质在同年代人中比较突出。这多少体现在她的小说里面。

小女孩的童真如花香般萦绕在每一行文字里，里面的人物以立体的方式引导着进入的人们。这种引导是不动声色的，张悦然尽心地把一些富有意蕴的事件摆设在不经意的地方。

世界的诡异、人间的魔幻，她随意地摆在我们经过的道路边。

我突然发现右脸颊没有了那朵褐色的小花，那朵诡异的恶之花。我再凑近，寻找，还是没有。甚至没有任何它存在过的痕迹。我知道它终于消失，那么彻底。

张悦然

很多时候，我真不知道八〇人在想什么？在营造一个怎样的世界。她们并不怪异，并不哗众取宠。她们就说着她们的世界。周嘉宁看见的世界很怪，怪得离我们的世界远吗？我一次在她的文章里读出了在另一乡村里，有着另一个我们梦中的城市。我应该对城里的小姑娘白花花和武士四四等人是熟悉的。

周嘉宁

可是白花花急得都要哭了，她就是不行，她就是舒服不起来，她要掉下去的。白花花说：“为什么我还是那么紧张呢，我比过去更紧张了，我要看麻鱼，这里连麻鱼都没有吗？”

四年以前，一位老师转给我几篇文章，他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至今我还记得那篇文章是写死亡的，写各种死亡，包括与奶奶的谈话，完全没有做的成分，只有感动，一股淡雅的忧伤干干净净地流淌着。我是后来才知道她只有14岁。

以后的几年，由于她憨憨的性格和敏感的气质，我又读到了她好几万字的文章。我惊异于她的多变，几乎每一组文章都有不同的表现。在这本书里又有许多让人不得不笑的文章。她在用文字享受理想和快乐。

周游天

我从小就很羡慕那种能独自背着背包走天下的人，我不行，只有想的份。以前爸妈偶尔吵架，我听到妈说要带我走，于是我迅速地清理好第二天的书包甚至拿着闹钟以便随时出发。